

晚清民国逸史丛书

薛虹 冯君实 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烟花女

奇女

那一段段扑朔迷离的故事
谜一般地点缀在漫漫的历史长河……

上卷



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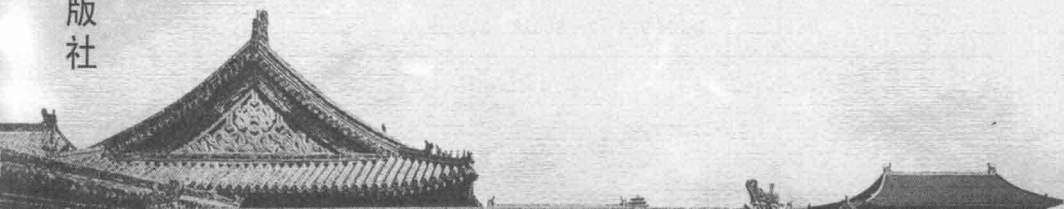
花

奇女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薛虹
冯君实
编著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烟花奇女/薛虹, 冯君实编著. —长春: 吉林文史出版社, 1990. 10
(2007. 9 重印)

ISBN 978-7-80528-312-8

I. 烟... II. ①薛... ②冯... III. 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16175 号

Yanhua Qinü

烟花奇女 (上卷)

薛虹 冯君实 编著

责任编辑: 宋一夫 张雪霜

封面设计: 大象设计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640mm×920mm 16 开本 12.25 印张 140 千字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)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

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数: 10 260—11 260 册 全套定价: 153.00 元

ISBN 978-7-80528-312-8

目 录

梁红玉	(1)
-----------	-----

第一章	(1)
-----------	-----

据说梁红玉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清晨日出，朝阳透过窗棂直射进来，满屋彤红一片，因而起名红玉。又说梁红玉第一眼看到人世间时，哭得特别响亮，有如战场上厮杀，邻家都被惊动了，接生婆子说道：“这妞儿，说不准是花木兰转世地！”

第二章	(5)
-----------	-----

梁红玉完全不听小宝的阻止，只是挺刀向前，那刀片在她手中滴溜溜地飞来转去，竟把前头几个金兵惊呆了，待金兵定睛看去，见是一个红装少女，又“忽”地一声围拢过来，叽哩哇啦乱嚷乱叫，似乎要吃了梁红玉。

第三章	(9)
-----------	-----

梁红玉再也看不到什么了。凭感觉，她知道船又驶动了，听那船家与那女尼道：“这个小妞儿姿色倒好，只

是身上有些功夫，怕老鸨不敢要她。”女尼道：“用绳捆着，谁知她会武不会，将那老鸨瞒过就是了。”

第四章 (14)

梁红玉用手揉揉双眼，转过身来，才发现那个船家和女尼早不见了，地上站着一个四十开外的婆子，那婆子穿着绿袄红裤，好不妖艳；婆子身边站着一个十分丑陋的丫头，约有二十多岁。那婆子见梁红玉苏醒过来，笑容满面地凑上前来，道：“玉姑娘，你受委屈了。莫害怕，到了我家，往后保你享福，吃香的喝辣的……”

第五章 (20)

梁红玉不知是计，照例睡去，刚刚入梦，忽然觉得沉甸甸肉乎乎的东西压到身上，她在迷迷糊糊中去推，只是推不动，又听得粗气吁吁，她才醒来。睁眼一看，呀！一个赤条条的汉子，满嘴酒气，正压在她的身上。

第六章 (25)

韩世忠本是奉命而来，听歌听曲他并无兴致，可是听了梁红玉几段歌唱，他的心竟也像有一只柔嫩的手轻轻抚摸一样舒服，再看看台上的梁红玉，那真是一个绝代佳人，一招一式都令他陶醉。韩世忠半生戎马，无暇娶亲，看到眼前这位女子，他的心可“嘭嘭嘭嘭”跳个不停了。

第七章 (31)

韩世忠大手一挥，道：“姑娘今天不回去了，赛多娇也不回去了！”黄大茶壶道：“将军欲留宿也该说个价码……”韩世忠怒道：“放屁！说什么价码！待明日我自会与老鸨说去，与你无干！”黄大茶壶仍上来争辩：“这

个不成，我要人！”话音刚落，只听“啪”地一声，黄大茶壶挨了一个大耳光。黄大茶壶一时被打蒙了，半晌才知是韩世忠赏了他这一记耳光，便对几个打手道：“伙计们，咱进府里去找王总兵说理去！”韩世忠道：“这是我的事，用不到找总兵！”飞起一脚把黄大茶壶踢出好远，撞到轿杆上，“妈呀”一声倒地，口中吐出一摊血来。

第八章 (36)

韩世忠道：“我进来可否？”梁红玉赶忙道：“恩人光临，还说什么可否不可否的？”韩世忠这员战场上的勇士竟一下腼腆起来，很不自然地迈进院中，但是那两眼却不错眼珠地看着梁红玉，他发现梁红玉桃红的脸颊上似有泪痕，便道：“住在这里，委屈姑娘了。”梁红玉道：“不不不，红玉生来命苦，出身下贱……”

第九章 (43)

苗氏一听，也知形势严峻，扼腕搔头，在大堂中央团团转了半天，忽然蹦了起来，高叫道：“二哥休烦恼，小妹有计了！”苗傅急问道：“阿妹有何计策，快快说与哥哥！”苗氏道：“韩世忠那厮与其妻梁红玉最是恩爱，如今梁红玉住在临安，何不把她拘起来，做个人质！”苗傅听罢，喜不自禁，一拍大腿道：“着啊！人说阿妹胸有韬略，果然如此。我正忘了这一手段！”

第十章 (47)

梁红玉冲前一步，直指苗氏鼻尖，道：“前者，你同贼人合伙，杀我亲娘，逼我为娼；今者，你又狗仗人势，造言诽谤，诬害忠良。终有一天你会得到上天的惩罚的！”说完，走到桌前，把桌上的水果点心捧起扔出门

外。苗氏见了苗傅，气急败坏地说道：“未曾想梁红玉脾气不改，还是早先那般软硬不吃，干脆宰了她！”

第十一章 (53)

那几个苗傅部下都是地痞流氓出身，原来投靠苗傅只想借势闹得一官半职，没想到弄得有家难投有亲难奔，正在大骂苗傅害了他们，如今见苗氏亲自找上门来，正好泄气。那苗氏哪知这等情由？见了苗傅的几个部下，故意拿腔作调，摆出一副至尊至贵的派头。那几个部下又知她当过老鸨，便把她调戏污辱得烂泥一般，剥个精光，缚到一棵大树上，暴晒而死。

第十二章 (59)

韩世忠听了梁红玉这番话，竟把梁红玉一把搂到怀里。正当韩世忠同梁红玉亲爱之时，突然从树丛之后窜出一个披头散发之人，举着朴刀，照准韩世忠和梁红玉就砍。韩世忠和梁红玉几乎同时发现了贼人，大喊道：“有贼！”说时迟、那时快。那贼人手起刀落，“嘎刹”一声把刀砍了下来。

第十三章 (66)

议论了半天，莫衷一是，最后赵构道：“朕意已定，既战既和，不战不和。”韩世忠闻听圣旨，赶往宫中，苦苦相劝，皇上只是不语。韩回到府中叹息道：“国家已失中原，圣上再弃江浙，人心不稳，国将难存了！”说完泣如雨下。

第十四章 (71)

金兀术渡江南进，杜充吓破了胆，见了金兵，未及列阵，便打出了降旗。当兀术攻陷临安，追击赵构之时。

韩世忠坐不住了。他对梁红玉说道：“我韩世忠一朝廷命臣，坐视皇上蒙尘，心中何安？不如带兵前去厮杀一番，拼个你死我活！”

第十五章 (75)

那些来不及逃命的金兵被岳家军追上，如砍萝卜一般，杀个人仰马翻，可怜那些金兵鬼哭狼嚎，往江中乱蹦乱跳，淹死无数。兀术在船上望见，如万箭穿心一般，掩面流涕，哈迷蚩等众臣害怕岳家军的飞箭穿来，个个吓得缩着脖子，伏进船舱，但恨船底相隔，不能潜入水底去。

第十六章 (82)

梁红玉急了，把鼓手推开，拽过鼓槌，挽起衣袖，“咚咚咚咚”地敲起来，恰似滚雷动地一般。她一边敲鼓，一边令号旗挂起灯球，金兵向北，号旗向北；金兵向南，号旗向南。兀术望去，只见灯球之下照出一员女将，惊诧不已。左右有人告诉他那女将定是韩夫人梁红玉无疑。兀术心想：“都说南国女子娇嫩弱小，不曾想竟有这等英勇之辈！”

第十七章 (89)

兀术大败，误进了黄天荡，清点队伍，剩不上二万人马四百战船。那黄天荡水浅鱼多，芦苇成片，若说隐蔽千军万马，是个难得的绝好去处，可惜金兵粮食不足，经金山一战，原本不足的粮食又丢许多，如今更所剩无几。兀术见此情形，真是连自杀之心都有了。那两个渔家也是有气节之人，不闻兀术之名尚可，一听此人是兀术，更不肯说出实话，便道：“我们世代居住黄天荡边，这里江面虽大，却是一条死港，只有进路没有出路。”

第十八章 (95)

王智道：“要出黄天荡并不难。此间往北十余里有老鹤河故道，如掘开三十里，便可直通建康。”兀术惊喜道：“此话当真？”王智道：“王智愿寄此头。”兀术道：“我真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我封你为中军参军，功成之后再把金壶赐你。”王智自恃功高，出了黄天荡，到帅船上向兀术去要金壶。兀术一下翻了脸，道：“你这汉奸，不忠不义，留你何用，左右推出去斩了！”

第十九章 (103)

兀术回到黄天荡，只见荡里一片寂静，派军校到江口察看，江口只有几艘破船在浪里颠簸，再向江面望去，也不见宋军一点儿踪影，心下高兴，连声称赞哈迷蚩道：“军师此计妙极也！”即令大小船只，急速驶出荡口，按原计划北渡。可是，兀术的船只刚刚到了荡口，不意口外摆了许多宋军船只，军旗上统统绣着“韩”字，中间一艘大船，立着一位英武大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韩世忠！

第二十章 (111)

兀术本不恋女色，不知何故，一见这个女人，全身立时麻了半边，便命那亲兵道：“哪里来的南边妇人，先带她回府去审问再说。”兀术进了内室，把那女人唤来。问道：“你何人？为何在那柳林鬼鬼祟祟？”那女人“扑通”一声跪到地上，先是叩头，然后用眼缝斜乜兀术一眼，见兀术全没有怒意，便大着胆子，张开樱桃小口，娇滴滴地答道：“启禀大王，奴家王氏，丈夫秦桧乃宋朝状元，跟随二圣至此，如今二圣已迁去五国城，奴家与

丈夫流落此地。方才往树林中去拾些枯柴，烧火打饭，不知大王到来，多有冒犯，望乞饶恕奴家。”

第二十一章 (116)

运河里传出一阵惊天动地的鼓声，“咚咚咚咚”轻重有节，轻声令人气咽，重声让人胆寒，有那当年跟随兀术吃过金山败仗的老兵，听了鼓声不禁一怔，既熟悉又可怕，其中一个报告达索耶道：“将军！这鼓声与当年金山那鼓声十分相似，须是小心！”达索耶也听说过韩世忠妻梁红玉击鼓战金山事，只是他年轻气盛，虽然心里发怵，表面上却装得英勇，道：“不就是韩南蛮之妇吗？又何作惊慌之状！”话音刚刚落地，从芦苇荡中万箭齐发，如蝗如雨，霎时间数百金兵中箭跌下马来。

第二十二章 (125)

夜深人静，刘豫正在军营帐中拥妓而眠，忽然听得营外金鼓动地，杀声震天，慌忙披衣下床，卫士气喘吁吁闯入卧室，道：“皇上，皇上，韩世忠杀出城了！”刘豫叛国有道，应敌料阵全不在行，一听韩世忠杀来，顿时吓得如烂泥一般，瘫到地下，兀自说不出话来。幸亏卫士与那宠妓把他搀起，慌慌忙忙从后门溜出，扶上马背逃了。

第二十三章 (132)

兀术败后，回到北国大骂秦桧夫妇欺骗了他。哈迷蚩道：“大帅不必动气，也要容秦桧夫妇慢慢计划，臣料想秦桧夫妇不会变心，望大帅少安毋躁，定有佳音是了。”果然，几日之后，秦桧使出手段，用十二道金牌将岳飞召回京城，下了大狱。韩世忠闻听，“腾”地站起，

狠拍石桌，道：“岳元帅精忠报国，中兴名将，秦桧老贼竟敢如此冒天下大不韪？”梁红玉道：“秦桧夫妇从北国回来，身份不明，如今正当国运中兴之时，我军连战皆捷之机，将岳元帅下了大狱，岂不长兀术志气，灭我大宋威风！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

第二十四章 (139)

韩世忠道：“就是死了，我也要那秦桧作陪！今日畏祸，待他日瞑目，岂可受铁杖于太祖殿下？！”梁红玉道：“如今皇上不明，奸人当道，凭将军匹夫之勇，怎生扭转乾坤？”韩世忠道：“天理昭昭，天理昭昭，忠良受害，奸邪肆虐，是何世道啊！”说完，仰天长叹，那口宝刀也不觉从手中脱掉，“咣啷”一声落到地下。

第二十五章 (142)

皇上收到韩世忠请求隐退的表文，看罢，心里发着阵阵隐痛，想起韩世忠赤心报国的桩桩功绩，亟欲劝其回心；正在此时，解元、苏德登殿来奏，皇上知大势不可挽回，便下了一道圣旨，封韩世忠为福国公，梁红玉为福国夫人。可是，诰命发出，却不知送往何处，终成一纸废文。你道韩世忠、梁红玉到了何地？原来，经明心和尚指引，退居到西湖之滨的灵隐寺去了。

李师师 (144)

第一章 (144)

李师师本姓王，出生在北宋京城汴梁东二厢的王家。父亲王寅是永庆坊染局的一个印染匠。师师命硬，她出

生时母亲难产死了，父亲王寅用豆浆代替乳汁来喂师师，才保住了她的一条小命。王寅十分怜爱女儿，他怕师师难以养大成人，就按当时汴梁的习俗，到庙为师师舍了身，给女儿起了个名字叫“师师”，“师师”就是佛家弟子的意思。

第二章 (149)

徽宗草草敷衍，沐浴已毕，凭几坐下，又过了好一阵，才见李姥手拉一女子姗姗而入。徽宗看那女子时，见她身着绢素并无艳服，刚刚沐浴之后，淡妆不施脂粉，十分娇洁，宛如出水芙蓉。那女子见了徽宗也不见礼搭话，冷淡骄矜，那神态似乎对徽宗有些不屑一顾。李姥见状，赶紧走近徽宗耳语道：“师儿生性执拗，官人不必见怪。”

第三章 (155)

“我说与娘子听了，娘子休怕。我是汴梁生，夷门长，本姓赵名乙，排行第八，人称赵八郎。家住在那东华门西，西华门东，后载门南，午门之北的大门楼里面。若说我的营生，本是那三百六十行里所无，三省六部、御史两台、四京十七路、五霸帝王都，都归我所管。”徽宗这一席话出口，先是把个李师师吓了一跳，心说：“若依他所说，该倒是当今皇帝了！”

第四章 (159)

“贾官人慢走，事已至此，也不好再瞒你。你知昨日来的是何人，他乃是当今皇帝。我如何推却得了？他说还要来这里，并说日后要接奴家进宫，所以从良之事只好看日后情形，从长计议了。”那贾奕听了这话，如闻晴

天霹雳，如何肯信，高声道：“你果然变了心，却拿这话来吓我。想那皇帝有皇后、三夫人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御妻，更有三千粉黛，八百烟娇。三十六宫、二十四苑中有多少天仙玉女，怎么会到这种所在来，又说什么接你进宫？”

第五章 (167)

宋江带着柴进、燕青、戴宗、李逵几人来到李家门下。见礼之后，宋江便道：“在下乃山东人士，居山僻村野之间，孤陋寡闻，今来汴京，一是赏元宵见些世面，二来是久闻得你家姑娘师师乃是两京烟花帐子头、京师上厅行首，所以只想一睹花容，以慰平生。”李姥见这客官竟是指名要见师师，知道不好办，便推辞道：“若是家中别的姑娘，员外倒都是见得。只是这师儿，年来身子不好，脾气又怪，已是早就不见客人了。”宋江听了此话，便知师师果然是得幸于皇上。

第六章 (179)

第二天，宫中御林军、骑巡、乐队、仪仗、宫娥、銮舆一行接师师的队伍，浩浩荡荡好不威风。金光耀日，彩旗绚丽，伞盖如云，鼓乐喧天，招招摇摇，穿三街过六市，惊动整个京都汴梁。李师师戴凤冠，着霞帔，乘銮舆，被轰轰烈烈地迎入宫中，真是由一个烟花女子一夜间俨然成为帝宫后妃。

梁红玉

第一章

据说梁红玉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清晨日出，朝阳透过窗棂直射进来，满屋彤红一片，因而起名红玉。又说梁红玉第一眼看到人世间时，哭得特别响亮，有如战场上厮杀，邻家都被惊动了，接生婆子说道：“这妞儿，说不准是花木兰转世也！”

公元 1126 年（北宋钦宗靖康元年）夏历闰十一月，北宋京城汴京（今开封）被金兀术大兵攻破，宋徽宗赵佶，钦宗赵桓被掳北去，享有 165 年国运的北宋王朝，就这样失于金人之手。

社会动荡，天气也反常。这一年春天狂风漫天；夏天酷热非常，中原大地，旱、蝗迭生，百姓嗷嗷，饿殍遍地；一入冬，塞外寒流长驱直入，刚进十月，黄河沿岸便飘起了雪花，冷风嗖嗖，直刺骨髓。这样险恶的天气，不要说平民百姓冻饿难挨，就是那

些达官贵人、巨商富豪也猝不及防。

连日来，汴京的天空阴霾乱滚，朔风怒号，雨雪交加，无论大街还是小巷，一片狼藉的泥水，行人走路，举步维艰。天气这样恶劣，使人有一种天柱将倾，人间将走向末日的预感。天将降祸于斯民了！不过，出于忌讳，无人愿把它从口中说出，只是憋在心里，默默叹息而已。

金兵临城几个月了，汴京百姓一日三惊，无论是为官的，还是经商的，都无心过日子了。这一天，从早到晚都没什么惊心动魄的消息传来，人们坐在屋里、隔窗无心望着室外纷纷扬扬的雨雪。天一黑，便都早早安歇了。

到了半夜，雨雪停住了。忽然火炮天崩地裂般响起来，接着是绝命的喊叫，愤怒的呼骂，夹杂着战马的嘶鸣奔突，在那混乱声音中，人们听到了叽哩哇啦的呼唤应答之声。啊！金兵进城了！金兵进城了！！人们都预感到会有这一天，可是谁也没料到会来得如此之快。

那些京官、朝官早在金兵围城之前，就把家眷、财宝偷偷往城外运输了；只有那些小户人家，因不了解朝中实情才误听朝廷的宣传：大宋天下会万岁万万岁的。头几个月，当他们看到从有钱有势的黑门楼里急匆匆驶出的大车小辆，抱头鼠窜的样子，十分不解，还不免流露出鄙视的神情呢。

这些小户人家，有经商的，有卖力气的，有耍手艺的，有开小作坊的，他们的谋生行当尽管五花八门，可是缺少亡国的思想准备，则是共同的。上百年的安定生活，京城里通宵达旦的繁华景象，使他们对这种突然的翻天覆地的事变，丧失了警惕。

但是，当人们的惊魂稍定之后，马上横下了一条心。为了自

家的生命和财产，为了自身的节操，对来犯者要拼个你死我活！也只有这些人，此时成了汴京城里的唯一的抵抗力量。他们顺手拿起了长矛、利剑、大斧、钢叉，就连婆娘、闺女也把菜刀、剪子、锥子攥到了手。

世代住在东角楼下，汴河岸边繁华闹市上的梁家，就是千万个京城小户人家的一家。

梁家一共三口：梁老汉，老伴张氏，还有一个独生女儿，名叫红玉。

梁老汉已过半百年纪，因从祖辈手中接过一手银匠活计，如今又开着“梁记银铺”，宫中御用银器，有时也来找他打造，所以老辈人都称他梁银匠，年轻人则多叫他梁师傅。这几年，他的生意兴旺，还收了几个后生为徒，其中一个叫小宝的徒弟，生得五大三粗，浓眉大眼，心灵手巧，最称他心。

张氏原籍京口（今江苏镇江），本来嫁给一个读书人为妻，后来读书人进京考中进士，另择高门，把她抛弃了。张氏一直不知真情，事情发生几年了，还被蒙在鼓里，得知确切消息后，她几乎要寻死上吊，是娘家哥哥再三劝说，又亲自领她经过长途跋涉，来到京城寻找那个背信弃义的丈夫。丈夫早已到地方任官，寻他不着，盘缠用尽，哥哥又染病而逝，剩下张氏，哭天天不应，呼地地不语，只好沿街乞讨度日。这一天讨饭讨到了梁老汉的家门。那年，梁老汉还是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跟着父亲正学银匠手艺，梁老汉的父亲已是一大把年纪，正急着给儿子寻媳妇，奈何家境贫寒，托媒不着，心上焦灼。张氏这一年年方二十有三，虽然衣衫褴褛，可是，掩不住江南秀女的容貌。梁老汉父亲见到这个讨饭的年轻媳妇，听了她的身世，半是怜悯，半是喜爱，便把张氏收下了。不久，也就做了梁老汉的妻子。

张氏到了梁家，每天只是在后屋烧水做饭，伺候公公、丈夫；公公死后，丈夫生意兴隆，雇了伙计，她又伺候丈夫和伙计，铺面上的事，用不着她去操心。这种生活，她倒是心满意足的。

转年，即公元 1111 年（徽宗赵佶即位于此年），张氏十月怀胎，生下一女，就是红玉。

据说，梁红玉出世的时候，正值清晨日出，朝阳透过窗棂，直射进来，满屋彤红一片，因而起名红玉。

又说，梁红玉第一眼看到人世间时，哭得特别响亮，有如战场上厮杀，邻家都被惊动了，接生婆子说道：“这妞儿，说不准是花木兰转世地。”

金兵破汴京这年，梁红玉长到一十五岁，是街前街后出挑的俊姑娘。杨柳细腰，亭亭玉立，脸蛋粉白，像是涂着一层永远抹不掉的胭脂，丹唇轻启，露出两排整整齐齐的银牙，柳眉微挑，缀着一双晶莹跳动的丹凤眼。更诱人的是她那一腔天生的歌喉和十只如葱白般的指头，她只是听了几次东角楼旁瓦子里卖唱艺人的演出，回到家中操起琵琶，就能自然而然拨动琴弦自弹自唱了。梁红玉的容貌和歌声常常惹得街前街后成群结队的后生们抓耳挠腮，围前围后。

“梁银匠家有一个俊俏的姑娘”，消息不翼而飞，传进教坊。教坊的领班几次买通人贩子登门欲看个究竟，只因梁老汉早有预防，推说“小女生病，暗哑已久”才把事情挡得过了。

此时的梁红玉早已懂了男女之间的事，她和徒弟小宝常常眉来眼去，脉脉含情，终至形影难离，昼思夜想了。梁老汉和张氏也看出来了，当然满意这一对姻缘，暗中做些积蓄，打算过个一年半载，与他们成亲。